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

天上烏飛兔走，人間古往今來。
昔年歌管變荒臺，轉眼是非興敗。
須識鬧中取靜，莫因乖過成呆。
不貪花酒不貪財，一世無災無害。

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，有一小民叫做張乙，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，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。店房已滿，不能相容。間壁鎖下一空房，卻無人住。張乙道：「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？」主人道：「此房中有鬼，不敢留客。」張乙道：「便有鬼，我何懼哉！」主人只得開鎖，將燈一盞，掃帚一把，交與張乙。張乙進房，把燈放穩，挑得亮亮的。房中有破牀一張，塵埃堆積，用掃帚掃淨，展上鋪蓋，討些酒飯喫了，推轉房門，脫衣而睡。夢見一美色婦人，衣服華麗，自來薦枕，夢中納之。及至醒來，此婦宛在身邊。張乙問是何人，此婦道：「妾乃鄰家之婦，因夫君遠出，不能獨宿，是以相就。勿多言，久當自知。」張乙不再問。天明，此婦辭去，至夜又來，歡好如初。如此三夜。店主人見張客無事，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，往往作怪，今番卻太平了。張乙聽在肚裡。至夜，此婦仍來。張乙問道：「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有縊死女鬼，莫非是你？」此婦並無慚諱之意，答道：「妾身是也！然不禍於君，君幸勿懼。」張乙道：「試說其詳。」此婦道：「妾乃娼女，姓穆，行廿二，人稱我為廿二娘。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。楊許娶妾歸去，妾將私財百金為贖。一去三年不來，妾為鴛兒拘管，無計脫身，挹鬱不堪，遂自縊而死。鴛兒以所居售人，今為旅店。此房，昔日親之房也，一靈不泯，猶依棲於此。楊川與你同鄉，可認得麼？」張乙道：「認得。」此婦道：「今其人安在？」張乙道：「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，娶妻開店，生意甚足。」婦人嗟歎良久，更無別語。又過了二日，張乙要回家。婦人道：「妾願始終隨君，未識許否？」張乙道：「倘能相隨，有何不可？」婦人道：「君可制一小木牌，題曰『廿二娘神位』。置於篋中，但出牌呼妾，妾便出來。」張乙許之。婦人道：「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於此牀之下，沒人知覺，君可取用。」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，心中甚喜。過了一夜。次日張乙寫了牌位，收藏好了，別店主而歸。

到於家中，將此事告與渾家。渾家初時不喜，見了五十兩銀子，遂不嗔怪。張乙於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，其妻戲往呼之，白日裡竟走出來，與妻施禮。妾初時也驚訝，後遂慣了，不以為事。夜來張乙夫婦同牀，此婦辦來，也不覺牀之狹窄。過了十餘日，此婦道：「妾尚有夙債在於郡城，君能隨我去索取否？」張利其所有，一口應承。即時僱船而行。船中供下牌位。此婦同行同宿，全不避人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饒州南門，此婦道：「妾往楊川家討債去。」張乙方欲問之，此婦條已上岸。張隨後跟去，見此婦竟入一店中去了。問其店，正揚川家也。張久候不出，忽見楊舉家驚惶，少頃哭聲振地。問其故，店中人云：「主人楊川向來無病，忽然中惡，九竅流血而死。」張乙心知廿二娘所為，嘿然下船，向牌位苦叫，亦不見出來了。方知有夙債在郡城，乃揚川負義之債也。有詩歎云：王魁負義曾遭譴，李益虧心亦改常。請看楊川下梢事，皇天不佑薄情郎。

方纔說穆廿二娘事，雖則死後報冤，卻是鬼自出頭，還是渺茫之事。如今再說一件故事，叫做《王嬌鸞百年長恨》。這個冤更報得好。此事非唐非宋，即在國朝天順初年。廣西苗蠻作亂，各處調兵征剿，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，違了限期，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。即日引家小到任。王忠年六十餘，只一子王彪，頗稱驍勇，督撫留在軍前效用。倒有兩個女兒，長曰嬌鸞，次曰嬌鳳。鸞年十八，鳳年十六。鳳從幼育於外家，就與表兄對姻，只有嬌鸞未曾許配。夫人周氏，原系繼妻。周氏有嫡姐，嫁曹家，寡居而貧。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，舉家呼為曹姨。嬌鸞幼通書史，舉筆成文。因愛女慎於擇配，所以及笄未嫁，每每臨風感歎，對月淒涼。惟曹姨與鸞相厚，知其心事，他雖父母亦不知也。

一日清明節屆，和曹姨及侍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。正在鬧熱之際，忽見牆缺處有一美少年，紫衣唐巾，舒頭觀看，連聲喝彩。慌得嬌鸞滿臉通紅，推著曹姨的背，急回香房，侍女也進去了。生見園中無人，逾牆而入，鞦韆架子尚在，餘香仿佛。正在凝思，忽見草中一物，拾起看時，乃三尺線繡香羅帕也。生得此如獲珍寶，聞有人聲自內而來，復逾牆而出，仍立於牆缺邊。看時，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。生見其三回五轉，意興已倦，微笑而言：「小娘子，羅帕已入人手，何處尋覓？」侍兒擡頭見是秀才，便上前萬福道：「相公想已檢得，乞即見還，感德不盡！」那生道：「此羅帕是何人之物？」侍兒道：「是小姐的。」那生道：「既是小姐的東西，還得小姐來討，方纔還他。」侍兒道：「相公府居何處？」那生道：「小生姓周名廷章，蘇州府吳江縣人。父親為本學司教，隨任在此，與尊府只一牆之隔。」

原來衛署與學官基址相連，衛叫做東衙，學叫做西衙。花園之外，就是學中的隙地。侍兒道：「貴公子又是近鄰，失瞻了。妾當稟知小姐，奉命相求。」廷章道：「敢聞小姐及小娘子大名？」侍兒道：「小姐名嬌鸞，主人之愛女。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。」廷章道：「小生有小詩一章，相煩致於小姐，即以羅帕奉還。」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，因要羅帕入手，只得應允。廷章道：「煩小娘子少待。」廷章去不多時，攜詩而至。桃花箋疊成方勝。明霞接詩在手，問：「羅帕何在？」廷章笑道：「羅帕乃至寶，得之非易，豈可輕還？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，待小姐回音，小生方可奉璧。」明霞沒奈何，只得轉身。

只因一幅香羅帕，惹起千秋《長恨歌》。

話說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，雖則一時慚愧，卻也挑動個「情」字。口中不語，心下躊躇道：「好個俊俏郎君！若嫁得此人，也不枉聰明一世。」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，嬌鸞問：「香羅帕有了麼？」明霞道：「怪事！香羅帕卻被西衙周公子收著，就是牆缺內喝彩的那紫衣郎君。」嬌鸞道：「與他討了就是。」明霞道：「怎麼不討？也得他肯還！」嬌鸞道：「他為何不還？」明霞道：「他說『小生姓周名廷章，蘇州府吳江人氏。父為司教，隨任在此。』與吾家只一牆之隔。既是小姐的香羅帕，必須小姐自討。」嬌鸞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明霞道：「我說待妾稟知小姐，奉命相求。他道，有小詩一章，煩吾傳遞，待有回音，才把羅帕還我。」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。嬌鸞見了這方勝，已有三分之喜，拆開看時，乃七言絕句一首：帕出佳人分外香，天公教付有情郎。慇懃寄取相思句，擬作紅絲入洞房。

嬌鸞若是個有主意的，棋得棄了這羅帕，把詩燒卻，吩咐侍兒，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，天大的事都完了。奈嬌鸞一來是及瓜不嫁，知情慕色的女子，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，亦取薛濤箋答詩八句：妾身一點玉無瑕，生自侯門將相家。靜裡有親同對月，閒中無事獨看花。碧梧只許來奇鳳，翠竹那容入老鴉。寄語異鄉孤另客，莫將心事亂如麻。

明霞捧詩方到後園，廷章早在缺牆相候。明霞道：「小姐已有回詩了，可將羅帕還我。」廷章將詩讀了一遍，益慕嬌鸞之才，必欲得之，道：「小娘子耐心，小生又有所答。」再回書房，寫成一絕：

居傍侯門亦有緣，異鄉孤另果堪憐。若容鸞鳳雙棲樹，一夜簫聲入九天。

明霞道：「羅帕又不還，只管寄什麼詩？我不寄了！」廷章袖中出金簪一根道：「這微物奉小娘子，權表寸敬，多多致意小姐。」明霞貪了這金簪，又將詩回覆嬌鸞。嬌鸞看罷，悶悶不悅。明霞道：「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？」嬌鸞道：「書生輕薄，都是調戲之言。」明霞道：「小姐大才，何不作一詩罵之，以絕其意？」嬌鸞道：「後生家性重，不必罵，且好言勸之可也。」再取薛箋題詩八句：獨立庭陰傍翠陰，侍兒傳語意何深。滿身竊玉偷香膽，一片撩雲撥雨心。丹桂豈容稚子折，珠簾那許曉風侵？勸君莫想陽臺夢，努力攻書入翰林。

自此一倡一和，漸漸情熟，往來不絕。明霞的足跡不斷後園，廷章的眼光不離牆缺。詩篇甚多，不暇細述。時屆端陽，王千戶治酒於園亭家宴。廷章於牆缺往來，明知小姐在於園中，無由一面，侍女明霞亦不能通一語。正在氣悶，忽撞見衛孫稚九。那孫九

善作木匠，長在衛裡服役，亦多在學中做工。廷章遂題詩一絕封固了，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吃，托他寄與衛中明霞姐。孫九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伺候到次早，才覷個方便，寄得此詩於明霞。明霞遞於小姐。拆開看之，前有敘云：「端陽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，口占一絕奉寄」：配成彩線思同結，傾就蒲觴擬共斟。霧隔湘江歡不見，錦葵空有向陽心。

後寫「松陵周廷章拜稿」。嬌娘見了，置於書几之上。適當梳頭，未及酬和，忽曹姨走進香房，看見了詩稿，大驚道：「嬌娘既有西廂之約，可無東道之主？此事如何瞞我？」嬌鸞含羞答道：「雖有吟詠往來，實無他事，非敢瞞姨娘也。」曹姨道：「周生江南秀士，門戶相當，何不教他遣媒說合，成就百年姻緣，豈不美乎？」嬌鸞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梳妝已畢，遂答詩八句：深鎖香閨十八年，不容風月透簾前。繡衾香暖誰知苦？錦帳春寒只愛眠。生怕杜鵑聲到耳，死愁蝴蝶夢來纏。多情果有相憐意，好倩冰人片語傳。

廷章得詩，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，央趙學究往王千戶處求這頭親事。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。但嬌鸞是愛女，況且精通文墨，自己年老，一應衛中文書筆札，都靠著女兒相幫，少他不得，不忍棄之於他鄉，以此遲疑未許。廷章知姻事未諧，心中如刺，乃作書寄於小姐，前寫「松陵友弟廷章拜稿」：

自睹芳容，未寧狂魄。夫婦已是前生定，至死靡他；媒妁傳來今日言，為期未決。遙望香閨深鎖，如唐玄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；要從花圃戲遊，似牽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。倘復遷延於月日，必當天折於溝渠。生若無緣，死亦不瞑。勉成拙律，深冀哀憐。詩曰：

未有佳期慰我情，可憐春價值千金。
悶來窗下三杯酒，愁向花前一曲琴。
人在瑣窗深處好，悶回羅帳靜中吟。
孤栖一樣昏黃月，肯許相攜訴寸心？

嬌鸞看罷，即時覆書，前寫「虎銜愛女嬌鸞拜稿」：

輕荷點水，弱絮飛簾。拜月亭前，懶對東風聽杜宇；畫眉窗下，強消長晝刺鴛鴦。人正困於妝臺，詩忽墜於香案。啟觀來意，無限幽懷。自憐薄命佳人，惱殺多情才子。一番信到，一番使妾倍支吾；幾度詩來，幾度令人添寂寞。休得跳東牆學攀花之手，可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。眼底無媒，書中有女。自此表情封去札，莫將消息問來人。謹和佳篇，仰祈深諒！

詩曰：秋月春花亦有情，也知身價重千金。雖窺青瑣韓郎貌，羞聽東牆崔氏琴。癡念已從空裡散，好詩惟向夢中吟。此生但作乾兄妹，直待來生了寸心。

廷章閱書讀歎不已，讀詩至末聯「此生但作乾兄妹」，忽然想起一計道：「當初張珙、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情，王夫人與我同姓，何不拜之為姑？便可通家往來，於中取事矣！」遂托言西衙窄狹，且是喧鬧，欲借衛署後園觀書。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。王翁道：「彼此通家，就在家下吃些見成茶飯，不煩饋送。」周翁感激不盡，回向兒子說了。廷章道：「雖承王翁盛意，非親非故，難以打攪。孩兒欲備一禮，拜認王夫人為姑。姑姪一家，庶乎有名。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，只要討些小便宜，道：「任從我兒行事。」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，擇個吉日，備下彩段書儀，寫個表姪的名刺，上門認親，極其卑遜，極其親熱。王翁是個武人，只好奉承，遂請入中堂，教奶奶都相見了。連曹姨也認做姨娘，嬌鸞是表妹，一時都請見禮。王翁設宴後堂，權當會親。一家同席，廷章與嬌鸞暗暗歡喜。席上眉來眼去，自不必說。當日盡歡而散。姻緣好惡猶難問，蹤跡親疏已自分。

次日王翁收拾書室，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。卻也曉得隔絕內外，將內宅後門下鎖，不許婦女人於花園。廷章供給，自有外廂照管。雖然搬做一家，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松筠之志雖存，風月之情已動，況既在席間眉來眼去，怎當得園上鳳隔鸞分。愁緒無聊，鬱成一病，朝涼暮熱，茶飯不沾。王翁迎醫問卜，全然不濟。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，王翁只教致意，不令進房。廷章心生一計，因假說：「長在江南，曾通醫理。表妹不知所患何症，待姪兒診脈便知。」王翁向夫人說了，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，方纔迎入。廷章坐於牀邊，假以看脈為由，撫摩了半晌。其時王翁夫婦俱在，不好交言。只說得一聲保重，出了房門，對王翁道：「表妹之疾，是抑鬱所致。常須於寬敞之地散步陶情，更使女伴勸慰，開其鬱抱，自當勿藥。」王翁敬信周生，更不疑惑，便道：「衙中只有園亭，並無別處寬敞。」廷章故意道：「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，恐小姪在彼不便，暫請告歸。」王翁道：「既為兄妹，復何嫌阻？」即日教開了後門，將鎖鑰付曹姨收管，就教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閒耍。明霞伏侍，寸步不離，自以為萬全之策矣。

卻說嬌鸞原為思想周郎致病，得他撫摩一番，已自歡喜。又許散步園亭，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，病便好了一半。每到園亭，廷章便得相見，同行同坐。有時亦到廷章書房中吃茶，漸漸不避嫌疑，挨肩擦背。廷章捉個空，向小姐懇求，要到香閨一望。嬌鸞目視曹姨，低低向生道：「鎖鑰在彼，兄自求之。」廷章已悟。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，金釧一副，央明霞獻與曹姨，姨問鸞道：「周公子厚禮見惠，不知何事？」嬌鸞道：「年少狂生，不無過失，渠要姨包容耳。」曹姨道：「你二人心事，我已悉知。但有往來，決不泄漏！」因把匙鑰付與明霞。鸞心大喜，遂題一絕。寄廷章云：暗將私語寄英才，倘向人前莫亂開。今夜香閨春不鎖，月移花影玉人來。

廷章得詩，喜不自禁，是夜簾E昏已罷，譙鼓方聲，廷章悄悄及於內宅，後門半啟，捱身而進。自那日房中看脈出園上來，依稀記得路徑，緩緩而行。但見燈光外射，明霞候於門側。廷章步進香房，與鸞施禮，便欲摟抱。鸞將生擋開，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。廷章大失所望，自陳苦情，責其變卦，一時急淚欲流。鸞道：「妾本貞姪，君非蕩子。只因有才貌，所以相愛相憐。妾既私君，終當守君之節；君若棄妾，豈不負妾之誠？必失明神，誓同白首，若還苟合，有死不從。」說罷，曹姨適至，向廷章謝日間之惠。

廷章遂央姨為媒，誓諧伉儷，口中咒願如流而出。曹姨道：「二位賢甥，既要我為媒，可寫合同婚書四紙。將一紙焚於天地，以告鬼神；一紙留於吾手，以為媒證；你二人各執一紙，為他日合卺之驗。女若負男，疾雷震死；男若負女，亂箭亡身。再受陰府之懲，永墮酆都之獄。」生與鸞聽曹姨說得痛切，各各歡喜。遂依曹姨所說，寫成婚書誓約。先拜天地，後謝曹姨。姨乃出清果醇醪，與二人把盞稱賀。三人同坐飲酒，直至三鼓，曹姨別去。生與鸞攜手上牀，雲雨之樂可知也。五鼓，鸞促生起身，囑咐道：「妾已委身於君，君休負恩於妾。神明在上，鑒察難逃。今後妾若有暇，自遣明霞奉迎，切莫輕行，以招物議。」廷章字字應承，留戀不捨。鸞急教明霞送出園門。是日鸞寄生二律云：昨夜同君喜事從，芙蓉帳暖語從容。貼胸交股情偏好，撥雨撩雲興轉濃。一枕鳳鸞聲細細，半窗花月影重重。曉來窺視鴛鴦枕，無數飛紅撲繡絨。

其一

衾翻紅浪效綢繆，乍抱郎腰分外羞。月正圓時花正好，雲初散處雨初收。一團恩愛從天降，萬種情懷得自由。寄語今宵中夕夜，不須欹枕看牽牛。

其二

廷章亦有酬答之句。自此鸞疾盡愈，門鎖竟弛。或三日或五日，鸞必遣明霞召生。來往既頻，恩情愈篤。

如此半年有餘。周司教任滿，升四川峨眉縣尹。廷章戀鸞之情，不肯同行，只推身子有病，怕蜀道艱難；況學業未成，師友相得，尚欲留此讀書。周司教平昔縱子，言無不從。起身之日，廷章送父出城而返。鸞感廷章之留，是日邀之相會，愈加親愛。如此又半年有餘。其中往來詩篇甚多，不能盡載。

廷章一日閱邸報，見父親在峨眉不服水土，告病回鄉。久別親閨，欲謀歸覲；又牽鸞情愛，不忍分離。事在兩難，憂形於色。鸞探知其故，因置酒勸生道：「夫婦之愛，瀚海同深；父子之情，高天難比。若戀私情而忘公義，不惟君失子道，累妾亦失婦道矣。」曹姨亦勸道：「今日暮夜之期，原非百年之算。公子不如暫回鄉故，且覲雙親。倘於定省之間，即議婚姻之事，早完誓願，

免致情牽。」廷章心猶不決。嬌鸞教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，對王翁說了。此日正是端陽，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，且致厚贖。廷章義不容已，只得收拾行李。是夜鸞另置酒香閣，邀廷章重伸前誓，再訂婚期。曹姨亦在坐，千言萬語，一夜不睡。臨別，又問廷章住居之處。廷章道：「問做甚麼？」鸞道：「恐君不即來，妾便於通信耳。」廷章素筆寫出四句：思親千里返姑蘇，家住吳江十七都。須問南麻雙漾口，延陵橋下督糧吳。

廷章又解說：「家本吳姓，祖當里長督糧，有名督糧吳家，周是外姓也。此字雖然寫下，欲見之切，度日如歲。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定當持家君東帖，親到求婚，決不忍閨閣佳人懸懸而望。」言罷，相抱而泣。將次天明，鸞親送生出園。有聯句一律：綢繆魚水正投機，無奈思親使別離；廷章花圃從今誰待月？蘭房自此懶圍棋。嬌鸞惟憂身遠心俱遠，非慮文齊福不齊；廷章低首不言中自省，強將別淚整蛾眉。嬌鸞

須臾天曉，鞍馬齊備。王翁又於中堂設酒，妻女畢集，為上馬之餞。廷章再拜而別。鸞自覺悲傷欲泣，潛歸內室，取烏絲箋題詩一律，使明霞送廷章上馬，伺便投之。章於馬上展看云：同攜素手並香肩，送別那堪雙淚懸。郎馬未離青柳下，妾心先在白雲邊。妾持節操如姜女，君重綱常類閔騫。得意匆匆便回首，香閣人瘦不禁眠。

廷章讀之淚下，一路上觸景興懷，未嘗頃刻忘鸞也。

閒話休敘。不一日，到了吳江家中，參見了二親，一門歡喜。原來父親已與同裡魏同知家議親，正要接兒子回來行聘完婚。生初時有不願之意，後訪得魏女美色無雙，且魏同知十萬之富，妝奩甚豐。慕財貪色，遂忘前盟。過了半年，魏氏過門，夫妻恩愛，如魚似水，竟不知王嬌鸞為何人矣；但知今日新妝好，不顧情人望眼穿。

卻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，是他賢慧達理之處。然已去之後，未免懷思。白日淒涼，黃昏寂寞，燈前有影相親，帳底無人共語。每遇春花秋月，不覺夢斷魂勞。捱過一年，杳無音信。忽一日明霞來報道：「姐姐可要寄書與周姐夫麼？」嬌鸞道：「那得有這方便？」明霞道：「適纔孫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公文。臨安是杭州地方，路從吳江經過，是個便道。」嬌鸞道：「既有便，可教孫九囑咐那差人不要去了。」即時修書一封，曲敘別離之意，囑他早至南陽，同歸故里，踐婚姻之約，成終始之交。書多不載。書後有詩十首。錄其一云：端陽一別杳無音，兩地相看對月明。暫為椿萱辭虎衛，莫因花酒戀吳城。遊仙閣內占離合，拜月亭前問死生。此去願君心自省，同來與妾共調羹。

封皮上又題八句：此書煩遞至吳衙，門面春風足可誇。父列當今宣化職，祖居自古督糧家。已知東宅鄰西宅，猶恐南麻混北麻。去路逢人須借問，延陵橋在那村些？

又取銀釵二股，為寄書之贈。書去了七個月，並無回耗。時值新春，又訪得前衛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貨。嬌鸞又取金花一對，央孫九送與張客，求他寄書。書意同前。亦有詩十首。錄其一云：春到人間萬物鮮，香閣無奈別魂牽。東風浪蕩君尤蕩，皓月團圓妾未圓。情洽有心勞白髮，天高無計托青鸞。哀腸萬事憑誰訴？寄與才郎仔細看。

封皮上題一絕：蘇州咫尺是吳江，吳姓南麻世督糧。囑咐行人須著意，好將消息問才郎。

張客人是志誠之士，往蘇州收貨已畢，齎書親到吳江。正在長橋上問路，恰好周廷章過去。聽得是河南聲音，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，知嬌鸞書信，怕他到彼，知其再娶之事，遂上前作揖通名，邀往酒館三杯，拆開書看了。就於酒家借紙筆，匆匆寫下回書，推說父病未痊，方侍醫藥，所以有誤佳期；不久即圖會面，無勞注想。書後又寫：「路次借筆不備，希諒！」張客收了回書，不一日，回到南陽，付孫九回覆鸞小姐。鸞拆書看了，雖然不曾定個來期，也當畫餅充饑，望梅止渴。

過了三四個月，依舊杳然無聞。嬌鸞對曹姨道：「周郎之言欺我耳！」曹姨道：「誓書在此，皇天鑒知。周郎獨不怕死乎？」忽一日，聞有臨安人到，乃是嬌鸞妹子嬌鳳生了孩兒，遣人來報喜。嬌鸞彼此相形，愈加感歎，且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，再修書一封托他。這是第三封書，亦有詩十首。末一章云：叮嚀才子莫蹉跎，百歲夫妻能幾何？王氏女為周氏室，文官子配武官娥。三封心事煩青鳥，萬斛閒愁鎖翠蛾。遠路尺書情未盡，想思兩處恨偏多！

封皮上亦寫四句：此書煩遞至吳江，糧督南麻姓字香。去路不須馳步問，延陵橋下暫停航。

鸞自此寢廢餐忘，香消玉減，暗地淚流，慟慟成病。父母欲為擇配，嬌鸞不肯，情願長齋奉佛，曹姨勸道：「周郎未必來矣，毋拘小信，自誤青春。」嬌鸞道：「人而無信，是禽獸也。寧周郎負我，我豈敢負神明哉？」光陰荏苒，不覺已及三年。嬌鸞對曹姨說道：「聞說周郎已婚他族，此信未知真假。然三年不來，其心腸亦改變矣，但不得一實信，吾心終不死。」曹姨道：「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遭，多與他些盤費。若周郎無他更變，使他等候回來，豈不美乎？」嬌鸞道：「正合吾意。亦求姨娘一字，促他早早登程可也。」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首。其略云：

憶昔清明佳節時，與君邂逅成相知。嘲風弄月通來往，撥動風情無限思。

侯門曳斷千金索，攜手挨肩遊畫閣。好把青絲結死生，盟山誓海情不薄。

白雲渺渺草青青，才子思親欲別情。頓覺桃臉無春色，愁聽傳書雁幾聲。

君行雖不排鸞馭，勝似征蠻父兄去。悲悲切切斷腸聲，執手牽衣理前誓。

與君成就鸞鳳友，切莫蘇城戀花柳。自君之去妾攢眉，脂粉慵調發如帚。

姻緣兩地相思重，雪月風花誰與共？可憐夫婦正當年，空使梅花蝴蝶夢。

臨風對月無歡好，淒涼枕上魂顛倒。一宵忽夢汝娶親，來朝不覺愁顏老。

盟言願作神雷電，九天玄女相傳遍。只歸故里未歸泉，何故音容難得見？

才郎意假妾意真，再馳驛使陳丹心。可憐三七羞花貌，寂寞香閣裡不禁。

曹姨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，相望之切。二書共作一封。封皮亦題四句：蕩蕩名門宰相衙，更兼糧督鎮南麻。逢人不用亭舟問，橋跨延陵第一家。

孫九領書，夜宿曉行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。猶恐傳遞不的，直候周廷章面送。廷章一見孫九，滿臉通紅，不問寒溫，取書納於袖中，竟進去了。少頃教家童出來回覆道：「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，今已二年。南陽路遠，不能復來矣。回書難寫，仗你代言。這幅香羅帕乃初會鸞姐之物，並合同婚書一紙，央你送還，以絕其念。本欲留你一飯，誠恐老爹盤問嗔怪。白銀五錢權充路費，下次更不勞往返。」孫九聞言大怒，擲銀於地不受，走出大門，罵道：「似你短行薄情之人，禽獸不如！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，皇天斷然不佑你！」說罷，大哭而去。路人爭問其故，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。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，播於吳江，為衣冠所不齒。正是：平生不作虧心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再說孫九回至南陽，見了明霞，便悲泣不已。明霞道：「莫非你路上喫了苦？草非周家郎君死了？」孫九隻是搖頭，停了半晌，方說備細，如此如此：「他不發回書，只將羅帕、婚書送還，以絕小姐之念。我也不去見小姐了。」說罷，拭淚歎息而去。明霞不敢隱瞞，備述孫九之語。嬌鸞見了這羅帕，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，不覺怨氣填胸，怒色盈面，就請曹姨至香房中，告訴了一遍。曹姨將言勸解，嬌鸞如何肯聽？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，將三尺香羅帕，反覆觀看，欲尋自盡，又想道：「我嬌鸞名門愛女，美貌多才。若默默而死，卻便宜了薄情之人。」乃制絕命詩三十二首及《長恨歌》一篇。詩云：倚門默默思重重，自歎雙雙一笑中。情惹游絲牽嫩綠，恨隨流水縮殘紅。當時只道春回准，今日方知色是空。回首憑欄情切處，閒愁萬里怨東風。

餘詩不載。其《長恨歌》略云：
《長恨歌》，為誰作？題起頭來心便惡。
妾家原在臨安路，麟閣功勳受恩露。
深閨養育嬌鸞身，不曾舉步離中庭。
朝思暮想無了期，再把鸞箋訴情薄。
後因親老失軍機，降調南陽衛千戶。
豈知二九災星到，忽隨女伴妝臺行。

鞦韆戲蹴方纔罷，忽驚牆角生人話。
羅帕誰知入君手，空令梅香往來走。
感君拜母結妹兄，來詞去簡饒恩情。
山盟海誓還不信，又托曹姨作媒證。
情交二載甜如蜜，才子思親忽成疾。
叮嚀此去姑蘇城，花街莫聽陽春聲。
囑咐慇懃別才子，棄舊憐新任從爾。
有人來說君重婚，幾番欲信仍難憑。
此情恨殺薄情者，千里姻緣難割捨。
莫論妾愁長與短，無處箱囊詩不滿。
玉閨人瘦嬌無力，佳期反作長相憶。
從頭一一思量起，往日交情不虧汝。
鶯鶯燕燕皆成對，何獨天生我無配。
自慚輕棄千金軀，伊歡我獨心孤悲。
君往江南妾江北，千里關山遠相隔。
初交你我天地知，今來無數人揚非。
恨君短行歸陰府，譬似皇天不生我。
可憐鐵甲將軍家，玉閨養女嬌如花。
白羅丈二懸高梁，飄然眼底魂茫茫。
妾身自愧非良女，擅把閨情賤輕許。
當初寵妾非如今，我今怨汝如海深。
再將一幅羅絞綯，慇懃遠寄郎家遙。
反覆叮嚀只如此，往日閒愁今日止。

含羞歸去香房中，倉忙尋覓香羅帕。
得蒙君贈香羅詩，惱妾相思淹病久。
只恐恩情成苟合，兩曾結發同山盟。
婚書寫定燒蒼穹，始結於飛在天命。
妾心不忍君心愁，反勸才郎歸故籍。
一睹慈顏便回首，香閨可念人孤另。
那知一去意忘還，終日思君不如死。
後因孫九去復返，方知伉儷諧文君。
到手恩情都負之，得意風流在何也？
題殘錦札五千張，寫禿毛锥三百管。
枉將八字推子平，空把三生卜《周易》。
既然恩愛如浮雲，何不當初莫相與？
嬌鳳妹子少二年，適添孩兒已三歲。
先年誓願今何在？舉頭三尺有神祇。
若能兩翅忽然生，飛向吳江近君側。
虎門深鎖千金色，天教一笑遭君機。
從今書遞故人收，不望回音到中所。
只因頗識琴書味，風流不久歸黃沙。
報道一聲嬌鸞縊，滿城笑殺臨安王。
相思債滿還九泉，九泉之下不饒汝。
自知妾意皆仁意，誰想君心似獸心！
自歎興亡皆此物，殺人可恕情難饒。
君今肯念舊風流，飽看嬌鸞書一紙。

書已寫就，欲再遣孫九。孫九咬牙怒目，決不肯去。正無其便，偶值父親痰火病發，喚嬌鸞隨他檢閱文書。嬌鸞看文書裡面有一宗乃勾本衛逃軍者，其軍乃吳江縣人。鸞心生一計，乃取從前倡和之詞，並今日《絕命詩》及《長恨歌》匯成一帙，合同婚書二紙，置於帙內，總作一封，入於官文書內，封筒上填寫「南陽衛掌印千戶王投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」，打發公差去了。王翁全然不知。

是晚，嬌鸞沐浴更衣，哄明露出去烹茶，關了房門，用杌子填足，先將白練掛於樑上，取原日香羅帕，向咽喉扣住，接連白練，打個死結，蹬開杌子，兩腳懸空，煞時間三魂漂渺，七魄幽沉。剛年二十一歲。始終一幅香羅帕，成也蕭何敗也何。

明霞取茶來時，見房門閉緊，敲打不開，慌忙報與曹姨。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，這驚非小。王翁也來了。合家大哭，竟不知什麼意故。少不得買棺殮葬。此事閣過休題。

再說吳江關大尹接得南陽衛文書，拆開看時，深以為奇。此事曠古未聞。適然本府趙推官隨察院樊公祉按臨本縣，關大尹與趙推官是金榜同年，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。趙推官取而觀之，遂以奇聞報知樊公。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詳味，深惜嬌鸞之才，而恨周廷章之薄幸。乃命趙推官密訪其人。次日，擒拿解院。樊公親自詰問。廷章初時抵賴，後見婚書有據，不敢開口。樊公喝教重責五十收監。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曾否自縊。不一日文書轉來，說嬌鸞已死。樊公乃於監中吊取周廷章到察院堂上，樊公罵道：「調戲職官家子女，一罪也；停妻再娶，二罪也；因奸致死，三罪也。婚書上說：『男若負女，萬箭亡身。』我今沒有箭射你，用亂棒打殺你，以為薄幸男子之戒。」喝教台堂皂快齊舉竹批亂打。下手時宮商齊響，著體處血肉交飛。頃刻之間，化為肉醬。滿城人無不稱快。周司教聞知，登時氣死。魏女後來改嫁。向貪新娶之財色，而沒恩背盟，果何益哉！有詩歎云：一夜思情百夜多，負心端的欲如何？若雲薄幸無冤報，請讀當年《長恨歌》。